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十七回 淫藥迷心貞媛爬羅雲雨 天泉破腹通儒箋釋岐黃

素娥嚼那藥時，滿口生香，但覺有一種辛熱之氣，衝入咽喉，知非平補之藥，急急吐去。那已化之藥早和著津唾，沁入腹中矣。因把那藥包起，收好袋內，拿到床頭，卻反摸著棗兒，吃了幾個。便覺遍身暖暢，情興勃然，坐在床上，將連瓣輕勾，纏束停當，套上暖鞋，倒在李腳邊去，想要安睡。那知伸縮不寧，小腹內如火炭一般，發作起來，一霎時情思迷離，神魂飛蕩。用手摸那不便之處，竟氤氳氳如初出籠的饅頭，一股暖氣直蒸出來。此時素娥一點欲心，如遊蜂浪蝶，把持不定，因把被角緊緊咬住，咬得牙關格格地響，那裡按捺得下！只得爬過又李這一頭來，將香腮去貼著又李的臉兒，越覺渾身無主，春興橫生，那含苞之內，竟如蟲行蟻蝕，癢不可當。心頭火發，急求歡會，刻不能耐，急急的卸脫衣褲，將又李抱住，口中不住哼唧。又李睡中驚醒，聽著他口內哼聲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素姐為何忽作此狀？」素娥道：「小奴此時方寸已亂，有死無生，只求相公垂憐，救我一命。」又李認是一時情動，不忍呵叱，將手摟著粉頸說道：「我此病非汝不生，感入肺腑，你既與我沾皮著肉，亦難再事他人。日間小姐因論璇姑，將你夾雜而言，亦非無意。我原打算向你小姐說明，回去稟知老夫人，即來取你為妾。你是極明理的人，此時苟合，豈我所肯為耶？」素娥道：「奴此時五內如焚，更甚於相公之瘡，明知非禮，急求救命。相公說這遠話，只好索我於枯魚之肆了！」說罷，竟哭起來。又李道：「實事斷難從，只好為末治之法。」因將一腿橫入素娥股中，把嘴嚙住素娥香口，一支手替他遍體撫摩。那知素娥慾火愈熾，興發如狂，緊抱又李腰胯，將身不住揉挪，流淚滿面說道：「奴這回真個要死也！」又李暗思：素娥貼身伏侍這許多時，並未見他動情；就是假冷假熱，那樣沾皮沾肉，也不見有半點邪心，如何今日這等作怪？兼覺著素娥口中與那玉戶內，如火炭一般，想就是興發，也不到這個地位，敢是生出什麼怪病來？因急問道：「你向來並無邪念，今日忽然如此，必有緣故；可老實告訴我，好替你醫治。」素娥忽被提醒，忙答道：「小奴一時饑餓，到床頭要覓茶點，拿著袋裡補天丸，嚼了一撮。」又李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即欲推開素娥下床取水，那知素娥萬分難過，死力抱住，又李尚在病中，推之不動，著急非常。忽想起床頭鐵罐內，有水浸冰梨，忙取一隻，塞向素娥口邊，說道：「你誤服毒藥，非水不解，且吃這梨下去。」素娥聽說所吃者是毒藥，猛吃一驚，忙把梨亂咬而食，便覺一股涼氣，沁人心脾，連稱爽口。又李忙又遞過一支，連那罐中之水，倒入素娥口內。素娥此時如冷水澆背，欲心頓減。因定一定心，咬定牙關，放下兩手，跨落床去，連喝幾杯冷水，始覺心地清涼，慾火盡滅。鑽進被中，又李把他抱住；素娥已是渾身冰冷，如睡在銅屏上一般。在又李懷中偎了一回，方才溫暖，忽地痛哭起來，又李忙代拭淚，問其緣故。素娥道：「奴雖下人，亦知羞惡；日來伏侍相公，一奉小姐嚴命，二報婢子私恩，即沾肉沾身，而此心漠然不動。何期今夕丑形盡露，廉恥全無，更有何顏，復周旋於相公之側乎？」又李道：「此非汝之過也！邪符所魔，正士偏心；惡藥所迷，貞姬失節！使我若服此藥，亦必情蕩神搖，罔知忌憚！你一月中，始則滌污撤穢，繼則貼肉沾膚，宛轉床席之間，憔悴屏爐之上，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，而心明於日，皎皎不欺；我不特感爾如骨肉，亦敬爾如友朋！寧以狂藥之故，稍渝此念乎？」說罷，亦弔下淚來。素娥忙道：「相公千金之軀，病未全愈，記可感傷？奴蒙相公開釋，銘感無窮，再不敢懷恨便了！只是相公身邊，怎藏著這般惡藥？幾使小奴破節喪身，含羞地下！」又李道：「此頭陀超凡之物，他還有一張藥貼，上寫著每服一丸，可御十女，女子服之，可御十男。當時就燒掉了，以致幾誤汝命！」素娥道：「你不並藥燒掉？」又李道：「我因別有用處，藉以剪除凶孽，故且留之。」素娥便不再問。但藥性雖解，神氣已傷，氣喘吁吁，四肢無力，又李緊緊抱住，百般憐惜，撫摩了一會，大家都勞累了，沉沉睡去，竟如死人一般，天已大明，兀自酣然不醒。

鸞吹黎明即起，在門首走了幾個轉回，總不見開門。因簷溜甚急，又聽不出一毫動靜，只得把門敲響。敲了幾回，只不見開。鸞吹心疑，叫人揭下門來，仍復上好，然後獨自一個，走進房來。只見帳幔雙垂，惟聞鼻息，揭帳看時，見又李一手摟著素娥粉頸，臉貼臉、嘴對嘴睡得正甜，鸞吹脹紅了臉，暗詫怎這樣睡法，好不難看，瞥見腳後堆著素娥的衣服，一條舊綢褲，露出半支褲管，羞得鸞吹倒退幾步，悄悄的走出來，站在門外，心頭兀自跳個不住。因恐有人進來，取一把小鎖，走來鎖好。暗忖道：「原來他兩人已效于飛，因貪同夢，所以失曉；只是哥哥病未痊可，因何孟浪至此！素娥這妮子也該等哥哥病癒，不應如此性急，倘有反覆，如何是好！」又想到：「這是幾日關門的緣故，哥哥身子略好，我又不進房去，整日關著孤男少女，你憐我的恩情，我憐你的憔悴，溫存調笑，以致弄出事來，這倒是我的不是！怪道連日素娥有張沒智，早晚見我到跟前，只顧把眼偷睨；昨晚哥哥催我進房，都為此耳！」鸞吹自在房中籌想。素娥一覺醒來，見已天明，只是兩聲淙淙，沒有日色，不知時候。悄悄偷出被外，穿著已畢，立在床邊，打了兩個呵欠。走進門邊，只見門上未門，失驚道：「我昨晚親手門好的，怎麼會開起來？」因把門一扯，卻扯不動，搖了兩搖，在門縫裡一張，見有鎖鎖著；暗忖：是小姐所鎖無疑；莫非進來，見我與相公並頭交頸，只認是已經苟合，不便叫醒；又恐廚下婢子們進來看見，故此鎖門去的。小姐，你錯疑心了也！只是羞人答答，怎麼去見小姐呢？沉吟了一會，只得將門敲響。鸞吹恰好又到門首探聽，連忙把門開了。素娥叫了一聲小姐，不覺兩頰紅生，低頭而去。鸞吹歎道：「乾柴熱火，卻也難怪著他！只要小心些，不要使病體反覆才好！」因走至床前，正值又李醒來，互相廝叫。鸞吹問道：「哥哥病體又好些麼？」又李道：「今日身子倒覺乏了些！」鸞吹道：「哥哥出外之人，兼在病中，諸凡要加倍小心，第一以保養精神為主！」又李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兩人正在敘話，素娥出來，站在鸞吹椅後，不住連連呵欠。鸞吹心裡覺得不耐煩起來，又不便直言，只得淡淡的說道：「素娥妹，你也是這般辛苦了！哥哥說今日身子較乏，望你著意扶持，耐心調護，休使病加，小愈方好！」素娥覺道話裡有針，羞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鸞吹見這模樣，也就不便再言。廚下僕婦來請檢點祭席，鸞吹辭出，素娥生火煎藥，才伏侍又李吃完，忽聽鸞吹一片哭聲，與洪儒嚷鬧。慌忙趕去，只見鸞吹氣得渾身發抖，淚如雨下；洪儒早已一道煙的走了。素娥上前苦苦勸住，問起根由。鸞吹告訴道：「畜生連催羹飯，疾忙收拾上去，拜也沒有拜完，就催化紙。我憶起哥哥所言，向他說知，你說他開口第一句，是怎麼說法？」素娥道：「他賭錢性急，敢是說不及進會！」鸞吹搖著頭。素娥道：「莫非反怪通知得遲了麼？」鸞吹道：「把我就氣得昏了，他若像你這樣說，也都罷了！他呆了一呆，脹紅了頸脖，把手一托，說道：『他休想這把刀！那一個不說這田是我該得的廠！』我吃吃這拍頭一句死話，竟沒甚話回他。他又說：『隨他去告狀打官司，終是不中用的！』姐姐，休要為著外人，替他說話！」我也氣極了，合他嚷道：『我怎為著外人？爹爹知恩報恩，寫下遺囑，昨日才過週年，你就翻爹爹的招嗎？』你道他再說出甚話來？真要把人氣死了！他說：『知道爹爹弄甚圈套哩！』我聽到這句話，我也顧不得，要和他做出的了！吃我一手扯住，說道：『好呀！你把爹爹都說起來了！爹爹要弄圈套，不好多給田與我！要弄圈套，爹爹是何等樣人，肯弄圈套！爹爹一千四百田，只撥開三百畝給與我們，還是弄圈套的嗎？我和你到各房去告訴，看該是這樣誹謗爹爹的嗎？』他才嚇青了臉，灑脫手，亂跑出去了。你說，叫人要氣不要氣呢？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賭昏了，又聽著旁人唆調，才說出這樣話來！怪不得小姐要氣，婢子聽著都氣壞了，怎傷犯起老爺來！」鸞吹道：「再說甚呢，不是傷犯著老爺，我也還不是這樣生氣！」素娥道：「小姐身子要緊，大相公不是真正惡人，慢慢的告訴親族，戒他下次罷！」鸞吹道：「我也氣昏了！文相公吃了藥沒有？」素娥道：「婢子正伏著，剛吃下藥，聽見小姐喘氣，就跑了來，小姐請進房去歇息罷！」素娥慌慌哭拜起來，即到書房，問又李吃藥後光景。

又李道：「外邊為何喘氣？」素娥道：「本等不是惡人，卻開口出來就叫人生氣。相公在病中，休要管他！」又李道：「可是你大相公麼？」素娥道：「再有誰來！相公肚裡像有些響動？」又李道：「這藥吃下肚裡，只是囁都都的響，不像個受用的。」素娥道：「與前日是一樣的藥，因相公昨晚勞乏，加一錢人參，怎反不受用？」又李道：「不好，會子像要出恭！」說猶未絕，只聽刮辣一響，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那響聲就如連珠的花爆，絡繹不絕。褥子上早流出糞來。素娥忙提兩件舊衣，揭開被來，只見淋

淋漓，一屁股都是糞水，被褥上就如糖水浸著木樨，撒滿一床。素娥忙把衣服揩墊，搶了一把粗紙，替又李揩抹屁股。只聽又李叫聲：「阿呀！」那糞門就如黃河口決一般，一股黃泥也似的水，直冒出來，衝了素娥一手，連一支衣袖，都黏黏連連的濕了一半，慌得縮手不迭，說道：「這怎好呢？」偏是又李腹中響不絕聲，那糞色猶如清水般的，一陣一陣，只顧淌將出來。又李面皮雪白，喘氣不寧。素娥心裡慌張，手足無措。鸞吹走進忽見，眼睛都嚇定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素娥扯衣服揩手，跑進房去，拿出許多破衣破絮。鸞吹哭道：「我就說不好，真個弄出來了！你這樣也不濟事，還是拿被褥來換才好。」素娥道：「文相公是乏極的人，如何換得？胡亂揩拭揩拭，只顧墊上去便了。偏是這兩還不肯歇，怎麼弄得清潔哩？」素娥方墊得好，又瀉了一陣，直瀉到晚上，方才稀少，又李已是發暈。鸞吹只管啼哭。素娥手忙腳亂。弄到瀉住了，駕吹才收住哭聲道：「從前之事，不必說了；只是如今怎樣醫治才好？」素娥道：「連日吃的都是這藥，並沒見瀉，怎今日忽然大瀉起來？」鸞吹道：「敢是夜間撲了風，受了寒了？」素娥道：「夜裡風是撲了些，也不到這等利害！如今沒法，只得再把那方加減，吃一劑下去看。」鸞吹拿出三錢上號人參，素娥撮藥煎好，灌將下去。不多一會，又李又說不受用，早聽見腹中作響，果然又瀉起來，瀉到三更多天，方才稍住，又李已暈過數次。鸞吹問急救之法，素娥道：「這藥都是暖胃補虛，升提分利，專止瀉泄的藥；如今下去就瀉，有甚藥去治他呢？」鸞吹捶著胸脯，痛哭道：「總是我害了哥哥了！」素娥道：「不是哭的事，文相公虛乏已極，恐防要脫；且把上好人參，多煎些吃下去，扯他一把。」鸞吹道：「他吃下許多，就瀉出許多，倒不如乾吃罷。」素娥道：「這也是個道理。」鸞吹進房取參，喝著廚婢們進去，拿出頂號大參，素娥細細嚼哺。直嚼到一更大，又李面色方轉，口鼻之氣亦漸溫和，開眼看著鸞吹手執燭台，站立床前，素娥伏在頭邊，嚼參哺送，兩人兀是眼紅胞腫，淚掛如珠，萬分不安。問知時已四鼓，幾遍催促兩人安息，鸞吹只得進內，再三叮囑素娥，小心伏侍。素娥關門，收拾上床，仍嚼參哺，不令又李自嚼，恐乾嚼動火。於是又嚼哺了一二錢，又李止住，擁被而睡。

次早，東方一白，鸞吹即來叩門，素娥開進，說知現在去睡，鸞吹喜極。候又李醒來，大家商議用藥。素娥道：「相公是精於醫理，前日用的是十全大補湯，昨日因相公身乏，加了一錢人參，如何反至作瀉？後來一劑，把四物湯減去，加入升麻、於姜、豬苦、澤瀉等溫提分利之品，怎又連瀉不休呢？」又李道：「這事真令人不解！」因復呆想了一會。忽問：「煎藥之水，是河水，井水？」鸞吹道：「連日都用井水，莫非錯打了河水？」素娥道：「河水也沒作瀉之理。」又李道：「只恐並不是河水耳，你聽簷頭水溜，幾點點滴不止，連日那樣暴雨，莫非誤用了天泉之水？」素娥道：「天泉雖有自上而下之勢，既有許多補藥在內，亦可抵當得過；即使作瀉，也不宜如此利害，這般神速。」又李道：「醫者，意也。草木之品，因其氣味而定其補瀉，其力原不甚大；只緣病者氣血虧虛，故能奏效。若無病之人，氣血俱盛，就是多吃補藥，亦不見益；偶吃瀉藥，亦不見損。連日天時不正，大雨如注，以如此急驟之勢，入我久病脾虛之腹，豈不神速？豈不利害？雖有參置在內，而水多藥少，力不相敵；且浸灌滋潤，俱是急水暴注之性，到得藥力出來，早已衝腸倒胃，俱從大腸而去矣，豈能與水性相牽制乎？」素娥大悟道：「相公之論，真是精微；定當注人《本草》人惠後世。」因急向廚房查問，果因大雨，汲水費力，就便在院內水缸中提來的。鸞吹大怒，要去責治提水之人。又李力阻，鸞吹道：「倘哥哥不精於醫理，仍把此水煎服，豈不致誤大事？即昨日連瀉，致哥哥委頓異常，其罪也就不可恕了！」又李笑道：「賢妹何不達也！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；惟我該有反覆，賢妹等該受驚憂，故廚下人提這水來，彼不過為造化所使，莫之為而為耳，豈被之過哉？況書云：『有過無大』；正見無心之過，雖大必有；即愚兄不幸因之致斃，亦止過之大者耳，何必追究，以致刑及無辜！」鸞吹、素娥俱贊歎悅服，遂置不問。自此仍用原方，調理了兩三日，病已全退，神已漸復。鸞吹想起忌日啣氣之事，告訴又李。又李道：「愚兄前日說明，分田一事，斷然不受，這個可置勿論。只是不該疑及老伯，怪不得賢妹動氣！」鸞吹道：「在哥哥視此田，固如酸雞腐鼠，但係先父一點念頭；若斷不肯受，雖不敢引『卻之不恭』之說，只是教小妹何以為人！言猶在耳，骨尚未寒，而棄先人之命，幾如土芥，是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矣！還望哥哥曲全為是！」

又李正待開言，只見廚下什婦，慌慌張張的跑來，說道：「大相公來了！」鸞吹道：「來便來罷了！做這般張智！你對他說，我就出來了。」那僕婦一手指道：「已進來了。」鸞吹道：「他怎就直跑進這裡來？」正待起身去迎住他，只見洪儒已跨進書房，兩隻眼睛，不住的把又李、鸞吹、素娥三人輪看。素娥正爬在床上，替又李收拾床鋪，忙退下來，叫了一聲大相公。洪儒也不答應，把嘴對著又李，像要說話的模樣。又李因開口道：「小弟前日造府，適世兄公出，後遇老伯忌日，世兄回府，弟又臥病在床，曾托令姐轉達。今蒙枉顧，只是尚在病中，不能為禮，殊為開罪！」洪儒扯一把椅子坐下，咳了幾聲嗽，脹紅了頭頸，說道：「白老哥，久違了！尊處住在那一縣？我小弟今日來奉拜的，第一要請教你的名字哩！」鸞吹、素娥俱覺好笑。又李卻恭恭敬敬，正色而答道：「小弟住在吳江，賤字又李。」洪儒道：「不差，是吳江。只是要請教你的名字哩。」鸞吹、素娥只待要笑，又李搖頭示意，方才忍住。那僕婦再熬不住，幾步跨出房門，一路笑進去了。又李道：「小弟賤字又李。」洪儒道：「是又李，不錯，是哪一個『又』字？『李』字？」又李把指頭在被上划著，洪儒道：「我看不明白，你拿筆寫出來，看我可認得。」鸞吹道：「是『又聞君子之遠其子』的『又』字，『井上有李』的『李』字。」洪儒道：「姐姐動不動念出古典來，兄弟那裡懂得？」素娥道：「我告訴了大相公罷，是『前度劉郎今又來』的『又』字，『趙、錢、孫、李』的『李』字。」洪儒歡喜道：「你念出詩來，我就懂得了！上句是『種桃道士歸何處』，我也記得的。白老哥，你這個『又』字，原來是這句詩上的。」因自言自語的念著「前度劉郎今又來」「趙、錢、孫、李」兩句，忽然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白老哥，我去了，我還要來看你哩。」又李道：「恕不送了！」洪儒也不聽見，還自喃喃的念著那兩句，跨出房門去了。鸞吹道：「你看他這個樣子，真叫人氣死，笑死！」素娥道：「不是文相公搖著頭，竟要笑出來了。」鸞吹道：「家中男婦，俱已吩咐，改稱白相公；我與你兩人倒沒改口，以後俱要留心。」素娥點頭應諾。又李道：「看令弟不過愚傻，並非奸惡；但此來情狀，甚是蹊蹺，恐有意外之事。」鸞吹道：「有何意外？他不過想賴田耳！現有先父遺囑，怕他怎的？」素娥道：「若說遺囑，是文相公的事，與白相公無涉了！」鸞吹失驚道：「是呀，我們只顧其前，不顧其後，這事弄拙了，怎處呢？」素娥沉吟道：「還有商量，我前日見那遺囑上，寫的是吳江文白世姪，只消把『文』字改作『之』字就是了。」鸞吹忙取出來，只見上寫著：「我與大女駕吹溺水，為吳江文白世姪撈救，留日字號四百畝，以報其德。」等語；字條行寫，那「文」字竟與「之」字彷彿相同。鸞吹大喜，即把筆略描一描，竟成「之」字，毫沒添改形跡了。又李道：「這遺囑，只不過為撥田憑據，盡可勿論；只是他方才走進房來，兩眼輪轉，把我們細看，又再三問我名字，牢牢記去，必非無故。」鸞吹道：「他的蠢愚之狀，向來如此，不必慮他。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只讀過《千家詩》、《百家姓》，敢怕在後面些，還不記得；小姐把《論》、《孟》與他印證，如何懂得？」又李笑道：「怪道他說是念古典了！」鸞吹、素娥俱各失笑。

隔了幾日，又李病已霍然，起床靜養，只見廚婢拿著一把富蒲、艾葉、並幾枝石榴花來，說道：「是申伯伯在園裡折來的；說今日有龍船，白相公可要去看，散散心？」鸞吹道：「我竟忘了，今日是初三了，哥哥身子尚弱，如何去得？且到初五日再處。」又李道：「我身子好時，這些戲玩之事，也是不喜，何況病後？只是客中兼病，竟不知午日就在目前，這幾枝榴花蒲艾，不啻堯階萸英矣！」鸞吹吩咐，分幾枝去供在靈前，留幾枝養在瓶中。那廚婢就要來插，素娥道：「你去靈前插好，這裡待我來養罷。」廚婢分著幾枝自去。素娥取出剪刀，將蒲艾榴花，逐枝裁剪，正要配入瓶中，只見廚婢急急趕來，說道：「大相公領著差人在外，要白相公出去哩。」鸞吹著忙道：「你就說不在這裡了。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是知道的，如何回得去？」又李道：「不妨，我自出去，憑他法制可也。」鸞吹道：「哥哥這樣身子，是斷斷出去不得的。苦小妹不著，與這獸弟做一出罷！」又李道：「他既有差人，自必經了官府，賢妹如何可以遮蔽？況我並無係戀，到了官亦不過飄然而去，便滿其所欲了。何必使你出頭露面？銀錢與體面孰重？賢妹不可錯了主意，必於爭執此田！」因整頓冠服，踱出廳來。洪儒道：「這個就是吳江的白又李。」那差人聽說，身邊拿出牌票，向又李照一照，簇擁而去。正是：

水淋珠子天然白，日照珊瑚骨裡紅。

總評：

又李謂素娥心明於日，皎皎不欺，何至一撮之藥，入口輒吐，即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？與後文璇姑之心正不受邪者迥異。曰：「心正不受邪，只神鬼妖孽攝召崇魔等事，若毒藥入口無不亂性者，如麻藥之不知痛癢，蒙藥之不知人事，重藥之漸成死症，鳩藥之立致慘亡。聖賢服之，與庸愚同禍，有得獨免者乎？惟一粒之藥，入口輒吐，而仍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，乃見淫藥之能事，又李籍以剪除凶孽者此耳。讀者但知為鸞吹設疑、素娥致死，而不知為補天丸出色，猶未得窺全豹也。奇文如寶，面面玲瓏，詎不信哉？」

又李即籍補天丸剪除凶孽，何以文了不相應？曰：凡作後文而不知應者，下工也；知應而應者，中工也；知應而不應，不應而仍不失為應者，上工也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天道至常而極變，但言其常而不參之以變，非天道也，即非至文也。惟常故設伏，惟變故不應，非深知天道者，何可遽讀此書！且讀後文素臣撫然一段，則不應而仍不失為應矣。自非上工，其孰能之！

誤服淫藥，為鸞吹設疑，為素娥致死，為補天丸出色，法誠得矣。而忍以皎皎之素娥，忽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，於立言之體不稍失乎？曰：傷寒之若狂，非狂也，病也；素娥之若淫，非淫也，藥也。藥性既解，忽地痛哭，為有廉恥乎？為忘廉恥乎？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，作者以君子處素娥，焉得為忍？

熱病如崇，弓影如蛇。鸞吹一著疑心，即無事不致疑，真有無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之象，此為人情之筆。天泉一論，扶岐黃未發之秘，非但箋釋也。庸醫讀之，或且瞠目不解；名醫讀之，當廣傳同志，勿僅銘諸心版，斯不負作者之意。

卻素娥係書中第四次卻色，讀者須合前三次細細參閱，方知特犯之法之妙。

卻色至此回而極矣！無論雙人之卻邪色，較此迥別，即卻鸞吹、璇姑，亦不得與此並論。鸞吹並未同床合被，其擁挽抱負，皆本俠腸，無情絲牽絆；璇姑雖宛然在床，而為德不卒，誼士羞稱，卻之尚易；至於素娥，則既感其恩，復許為妾，而常此赤體擁抱，哭泣求歡，猶且決意絕之，不幾太上忘情乎？噫，難矣！